

《孙仲容先生遗文佚诗》跋

王季思

一九八八年十月下旬，瑞安各界人士为纪念孙仲容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集会庆祝。同学戴幼和教授校订孙先生文字学三书：《名原》、《古籀拾余》、《契文举例》，即将付印，自上海驰书相告，温州图书馆馆员张宪文多年搜辑孙先生的佚文佚诗适以是时编次成集。这是以学术成果纪念学术大师。乡邦文化，后起有人，私心为之喜慰。

回忆四十年前，浙江学术界在杭州集会纪念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我为文在《东南日报》的纪念专刊发表，概括先生一生立身处世的大纲为“以一身兼具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怀抱，周公的‘以政教致太平’的理想。而承学之士，或不免仅仅以一代经师或学人看待先生，这是我们后学所不能不辨的。”这个结论，今天看来也还是确切的。值得补充的是下述三点：

一、向来学者以先生为清代朴学大师的殿军，不知他还是当时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的先驱。他的《周礼政要》四十篇，引述了大量英、俄、法、德、美、日各国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的资料，包括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有效措施，企图引进资本主义各国的文明，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在他引述东西洋各国文化措施来比附《周礼》经文、汉儒注疏时，不免有格扞难通之处。那是他尊经思想的表现，同时还有借以“塞守旧者之口”的用意。我们是不能以此苛求前人的。

二、先生在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上的业绩在故乡影响深远，有口皆碑。甲午战争后，先生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及方言馆，培养现代科学人才。学术界流传“温州出科学家”是与此有关的。后被推任温处学务分处处长，领导浙南教育事业，兴办了各级各类学校三百多所。我少时进修的瑞安中学，后来任教的温州中学、处州中学，最初都是在先生倡议之下创办的。我所认识的故乡近现代学者，大都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勇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直接或间接与先生的倡导有关。

三、先生以宏扬我国传统文化、倡导学校教育事业为一生职志。诗文余事，非所措意。然当时沿海口岸中外文化的交流，开拓其胸怀；列强虎视、民族阽危的形势，加深其感慨；博览群书、淹通古今的学识，足供其驱遣；其诗文的成就，有非并时学者、诗人所能及者。先生《自题〈周礼政要〉后八绝句》之七云：“午贯姑榆战教宗，漫天飞旂苦传烽（按指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杀机金火终当尽，要看潜霆起蛰龙。”诗后自注云：“火器之盛，于今为极。揆之天时人事，必有废绌之日，其在电学发微、黄种将兴之际乎？”他的眼光一直注射到百年后的今天，并以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和平。这种胸襟怀抱，就远非当时一些侈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者所能及。

先生一生著述，据余杭章炳麟先生综述：“其书已成者三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牋之属，不在箸纂者，不可胜纪”（见章氏《孙仲容先生年谱序》）。建国前我在故乡看到仲容先生的长公子孟晋先生，方致力于仲容先生年谱的纂述，并言将继续编辑先生的遗文遗诗，各为一集。惜孟晋先生后以双目失明，此事遂告中辍。张宪文先生长期主管温州图书馆古籍部。温州图书馆原属纪念仲容先生的籀园图书馆。宪文景仰仲容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利用业余时间搜辑先生的佚文佚诗，彙然成集，即

将付印，来书嘱为一言。我和戴幼和少同里，长同学，在瑞安中学进修时曾寄寓孙家，获识先生之亲故，偶窥玉海楼之藏书，于先生一生的大纲大节，有所管窥。现在我和幼和各已年登耄耋，白发盈颠，仍思于乡邦学术文献有所补苴。虽日月逾迈，影响难追，而渊源有自，饮水不忘，故闻宪文此书之成而乐为之序引，以示来学。

1989年3月31日于中山大学之玉轮轩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

以敦煌文书释杜牧《过华清宫》本事

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诗中有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中所言荔枝一事有史料可寻。《新唐书》卷七十六《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得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近阅敦煌法律文书斯1344号文书——户部残格有一道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公元711）六月十日的敕文，其中亦提到以驿站为皇家转送贡品事，其内容如下：“敕诸州进物入京都，并令本州自雇脚送。如口味不堪久停，及僻小州无脚处，早(?)安西已来，依旧给传驿。”唐制：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陆驿有马，水驿有舟。而且驿在愈荒僻之处，为用愈大。驿站的主要功用为官员因公外出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二为传递政府公文。但从上引这条敕文来看，驿站有时还要负责为皇家运送进贡物品，僻地因交通不便，只有驿传可以运送。景云二年与开元、天宝时期相去不远，玄宗循其父定制亦是可能。

• 曹旅宁 •